

边山农场的守望者

铜仁市融媒体中心特约记者 李克相



边山农场里的农机具加工房及其周围的蔬果地。



李庆福承包地里的柑橘硕果累累。



记者李克相和受访者(右一)交流。



李庆福家院落里的丝瓜成农家独特风景。

初次行走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新景镇边山农场的公路上,笔者的心间涌起无声的欢歌,激动之情难以表达——

金色的阳光轻抚大地,芭蕉摇曳,小屋安详,柑橘与杂树点缀其间,构成农场的诗行。丘陵起伏如乐章,庄园里,叶片上的露珠是未醒的梦,晶莹闪烁,在绿意中洒落黄橙的星子,光影斑驳,绘就一幅流动的秋艳图。远山披雾,近景如画;层林尽染,秋意正浓。

稻光逐豨 守望家园

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北部乌江西岸的这片农场的褶皱里,多少年了,柑橘林应该一直以这样的姿势,铺展成流动的翡翠,满山遍野,静默无言成绿色泼墨。沿着一条公路前行,图景深处,是边山农场遗留下来的建筑群,职工居住区、农机维修房、农场管理处呈三角形位置布排,都青瓦白墙,低矮简陋,在一片绿野中,点缀得别有风情。

职工居住区,有一处简朴的小院。院落里一位老人沐浴着晨光,非常惬意。瓜棚老藤、木质栅栏,鸡鸣鸭啼或悠闲徜徉或安静迷眼于院旁的橘树下,让人顿生羡慕之心。这位老人,就是此行拜访的边山农场老职工李庆福。

李庆福老人房屋四周都是柑橘树。看得出,每一株柑橘,都曾历经嫁接的涅槃,虬根曲干,如时光篆刻的密码,在土壤深处,编织着坚韧的图腾。舒展的枝叶,是风中的琴弦,轻轻一拨,好似在彼此之间的际遇私语;放眼别处,似天边倾泻过来的金色流淌,展示着蜜糖般的辉煌。院落周围,柑橘一簇簇,如列阵的星辰,在山野间流动着丰收的誓言;那整齐的队伍,彰显大地最庄严的礼赞。

李庆福生于沿河和平解放的曙光之年,如今已七十五载春秋。他青春正茂时,恰逢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风骤雨,书本虽未读透,却让泥土的芬芳深深烙印印心间。二十余岁那年,他响应伟大领袖的召唤,怀揣热血与梦想,随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洪流奔赴边山农场。这片热土,见证了他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的蜕变——他在这里邂逅爱情,组建家庭,迎来新生命,更亲历了农场从荒芜到繁荣的沧桑巨变。他与边山农场同呼吸、共命运,早已血脉相连,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。然而,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,农场历经风雨洗礼,物是人非。那些曾

并肩奋斗的战友,如柑橘树上的果实与枝叶,有的随风凋零,有的飘落他乡,最终化作春泥滋养大地;有的则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如今,矢志不渝坚守这片阵地的,除了李庆福,仅余两位老友——他们如同三棵扎根深土的参天古木,在时光的流转中,默默守护着这片承载着青春与梦想的土地。

也许是同根同姓的缘分,让李庆福与笔者交谈时,眼中闪烁着格外亲切的光芒,话语间也多了几分难以抑制的激动与自豪。他声音洪亮地介绍道,边山农场,那可是与贵州沿河毛田坝农场,思南桅杆农场、思南大坝农场,铜仁大兴林场,贵阳清镇奶牛场等国有农垦场比肩而立的,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与梦想,是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的明珠。

这一片片广袤的土地,多为温暖的黄色土壤,在阳光的轻抚下,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海拔在500~640米之间,不高不低,恰到好处。年平均温度17℃,宛如大自然精心调节的恒温箱;年均日照1100小时,阳光慷慨地洒落,为万物生长注入无尽能量;年均降水量1214毫米,雨水如甘露般滋润着每一寸土地;无霜期长达305天,让作物能尽情舒展生长。这般温暖、雨量充沛、无霜期长的气候,简直就是大自然为发展柑桔林果量身打造的绝佳舞台,每一缕风、每一滴雨都在诉说着丰收的希望。

早晨的微风轻拂过李庆福和记者交谈的院落,头顶未摘的丝瓜,摇曳生姿,十分浪漫。风过橘林,好似李庆福和他老伴的私语;缀在枝头的果子,都如同他当年写给老伴的情书。

1958年初,一群怀揣着激情与热血的年轻人,以机关青年干部为先锋,社会青年和复退军人为坚实后盾,60多名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片看似荒芜却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。他们眼神坚定,步伐铿锵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开启了边山农场的创业征程。仅仅三个月时间,他们就像变魔术一般,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50多间宿舍、办公室、会议室,还有那充满活力的篮球场,以及100多间牲畜饲养房;开垦出数十亩荒地,让猪牛羊马兔等牲畜在这片新天地里安家落户。他们的汗水与泪水,化作了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诗篇。

农场最初定名为边山畜牧农场,为了发展好畜牧业,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精力,购进了几百只沿河白山羊、南江黄羊,以及几十头牛马。然而,游牧场地的有限,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束缚了畜牧业的发展。而坚韧不拔的农场人没有退缩,他们迅速调整战略,将农场转变为山羊和黄牛良种繁育场。同时,还种植油菜、玉米、水稻等农作物

来维持生计。可多年亏本,让农场的处境愈发艰难,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旅人,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。

1974年,农场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那一年,农场试种了十多亩锦橙,每一颗橙子都承载着农场人的希望。当试种成功的消息传来,整个农场都沸腾了,那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,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房。从那以后,农场逐步引进橙、柑、桔数十个品系,建起了母本园。如今,当你漫步在农场,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柑橘林,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在贵州五矿集团的帮扶下,农场的柑橘年产量已突破300万斤,总产值更是高达300万元。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,已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柑橘乐园,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诱人的芬芳。

金色的阳光轻抚橘园,彼此之间的交谈声缓缓飘落进橘园之中。

李庆福转身望向身后那间被岁月浸染的砖木房,檐角低垂,似在诉说着往昔的艰辛;而橘园里的鹊群,忽儿“嘎嘎”欢鸣,忽儿“扑闪”翅膀,在晨风中织就一曲悠扬的乐章,仿佛在在这片土地上默默鼓舞,为农场的新生低吟浅唱。

“老哥子,您和嫂子当年,怎就选择了这片山地,扎根于此?”李庆容的目光,如溪流般温柔,追随着老人眼角的沟壑,那里藏着他半生的风雨。

李庆福沉默片刻,喉间滚过一声悠长的喟叹,似秋夜里的虫鸣,在寂静中荡开层层涟漪。他抬起手,指尖轻触椅子,那动作,仿佛在触碰一段尘封的记忆。

“哎……说来话长哦。”他的声音,一下变得低沉而沙哑,像被岁月磨砺的老树皮,却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暖。他缓缓开口,目光穿透时光的迷雾,回望遥远的过去。那眼神,深邃如星,闪烁着历经沧桑后的宁静与满足,仿佛每一道皱纹里,都藏着一个关于坚守与希望的故事。

蜂舞人生 甜蜜事业

在乌江之畔的沿河,一段关于南下干部后代的传奇正悄然展开。李庆福,这位天津市武清区的李氏后代,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作“甜蜜的事业”。

1949年,当父亲李朴作为南下干部来到这片土地时,或许没有想到,自己的儿子会在这里书写一段养蜂传奇。1966年,16岁的李庆福刚踏入沿河中学,就被时代的浪潮席卷到了毛田坝农场。在那里,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湖南养蜂人李长发。

“摇糖的日子,手都磨出了茧子。”李庆福回忆道。但正是这份艰辛,让他掌握了养蜂的奥秘。当李长发离开沿河时,留下的4桶蜜蜂成了他人人生转折的起点。从最初4桶蜜蜂母群发展到28桶再到次年的66桶,如此一桶繁殖5~6桶的速度,李庆福用双手创造了一个蜜蜂王国,那时,他凭借自己的养蜂技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“我们就像候鸟,追着花季走。”他和罗贤生带着“千军万马”转战湖南常德,在油菜花海寻找生计。公社的支持、供销社的保障,让这些养蜂人看到了希望。他们用麦芽制糖的智慧,帮助蜜蜂度过了寒冬;用交售蜂蜜的诚信,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。

爱情也在花海中绽放。刘碧仙,这位淇滩古镇的姑娘,用她的温柔和坚韧,成了李庆福最坚实的后盾。“她当时漂亮得很,笑起来,比蜂蜜还甜。”李庆福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。

1979年1月,一纸文件将李庆福的命运与边山农场紧紧相连。作为知青,他与弟弟李庆安一同来到这里。几年后,当弟弟兴奋地离开农场时,李庆福却选择留下,与妻子继续经营他们的“甜蜜事业”。

“养蜂教会我,生活就像采蜜,要付出才有收获。”李庆福说。如今,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,看着他厨房里的蜂巢立子,仿佛看见那些勤劳的蜜蜂,永远不知疲倦地在花丛中飞舞。

在这片土地上,李庆福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韧不拔,什么是甜蜜的事业。他的故事,就像那永远采不完的蜂蜜,甜美而悠长。

当为秋霜 无为拦羊

边山农场的职工住房,是典型的砖木结构的工厂民工房屋式样。用砖切墙,墙上用圆木棒搭上人字架,然后钉上瓦格木条,盖上瓦片,就算解决了职工遮风避雨、吃住休息的居室了。房间面积一共8平方米,一位职工或一家人居住。如果家庭人口多,就再把房间中间砌一面墙隔开,大人住一半间,小孩挤一半间,小小房间承载着一家人的悲欢离合。厨房就安排在外面的屋檐下的走道上,靠墙一张桌子,桌上三块砖头,就是一个灶头。他说,那个时候床上是大谷草,像八九十年代学校寄宿学生一样,都在一条道上煮饭,谁家有好吃的,都会端着碗到锅里夹一点。如今,李庆福和妻子虽依旧住在老屋里,但家具与日用品已焕然一新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边山农场驻扎的知青至少有60人,但因为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,所以无论是养殖业

还是种植业,都只能维持职工家庭基本生活。1985年根据中央政策,边山农场在铜仁地区率先搞家庭农场示范点,将果园承包到职工手中进行管理,调动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,果园承包到户,成立了各家庭农场,从承包期起上交场部一定比例承包费,作为农场运转费,分三年逐步与财政脱钩,实行自主经营,自负盈亏。李庆福夫妻于是承包土地30多亩,在这几十亩的责任地里,引进柑橘、试栽苹果、养兔、养马、还养绵羊,种水稻等,农林牧渔,似乎行行想做,样样精通。柑橘栽培成功后,却面临卖不出去的尴尬。他于是和妻子把柑橘拉到遵义、贵阳去卖。李庆福说:“我们本地只卖三角一斤的果子,到了遵义和贵阳,一斤就能够卖出八角至一元。有一年,10元以上的面值纸币少,结果出去一趟,挣来的钱装了大背篋满满一背。当然,其中的辛苦,是别人想象不到的,我们那几年几乎没在这里过年,都在外面趁着节日卖水果。1995年春节,我们在遵义卖完水果坐车回家,却没想到刚到贵阳的丁市,就被大雪封路,我们只好走了三天才赶到家”。李庆福表现出的那份坚韧与执着,如今听着仍令人动容。

“道远知骥,天道酬勤”。李庆福自豪地说,那几年,他的存款本上的余额经常在30万元以上,不仅把三个小孩养大,还让他们进入好一点的学校学习,儿子现在是沿河人民医院的知名医师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边山农场的改革逐步深化。但企业的性质一直未变,农场内像李庆福的老职工,按照原有政策继续享受社会福利,对新进入农场的农民归属新景镇,享受同类政策待遇。李庆福退休时,按照四十一年的工龄计算,享受退休金4000多元,晚年生活完全有保障。

走进他现在的房间,除了温馨的卧室,另一间堆满了木工用具。闲暇时,他养鹅喂鸡,种瓜栽菜,做盆景、搞木雕……生活,在他手中,化作了诗与远方。农场现有职工115户350人。百分之九十的职工都在园区建有漂亮宽敞的砖房,户户有存款5到10万元。培养出去的大学生、中专生子女30余人。

记者静静聆听,心中敬意如乌江潮涌。李庆福和他的工友们那些被风霜雕刻的日子,那些在贫瘠中绽放的坚韧,此刻都化作一缕缕柔光,轻轻洒落在彼此心间。从他的讲述里懂得:所谓传奇,不过是平凡人将生活过成了诗,在岁月的长河里,留下了一串串温暖而坚定的足迹。这足迹,是奋斗的印记,是希望的种子,更是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。